

淮海集箋注

上



docsriver 文川網
古籍书城
入駐商家
在文川網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淮海集箋注

中



淮海集箋注

下



〔宋〕秦觀撰
徐培均箋注

淮海集箋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秦觀撰
徐培均箋注

淮海集箋注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秦觀撰
徐培均箋注

淮海集箋注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淮海集箋注

(全三冊)

[宋] 秦觀撰

徐培均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銷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0.75 插頁 17 字數 1,443,000

1994年10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001—3,100

ISBN 7-5325-1505-2

I·763 平裝定價：69.00元

淮海間居文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集於囊中得數百篇
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刪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
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成
二百一十有七篇次爲十卷號曰淮海間居集云

舒王荅蘇內翰薦秦公書

安石啓得書知尚盤桓江北俯仰逾月不勝感悵示及
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
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
學至言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餘卷正旣眩未

淮海集卷第一

秦觀少游

浮山堰賦并引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
陽乃假太子右衛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
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
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為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
斤益以薪石沉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
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賴八公山餘民分
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祲

淮海集卷第十六 進策

秦 觀 少游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粟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

靈之氣，永久。

元豐三年一月一日

淮海居士秦觀識

秦觀墨君詩手迹（見清嘉慶秦郵貼）



秦 觀 墓

(在無錫惠山二茅峯南側，碑文爲“秦龍圖墓”)

序

朱東潤

培均治淮海集，既成，問序於予。

予不學，近益衰耄，不足以知少游，雖然，不可不爲培均言之。

北宋之初，盪滌晚唐五代之瑕穢，士益有志嚮學，景德而後，駸駸盛世之音矣，然北困於契丹，澶淵既盟，時君憤切，僞爲天書以自欺，及元昊勃興，遼人索關南諸州，富弼北使，益增歲幣以噉遼，然南北皆憊而西事益急。慶曆而後，有識者多言隴右，不可謂不知緩急矣。

少游詩詞，北宋一大家。或者譏其詞多脂粉，然小詞之興，本爲酒飽飯餘，歌兒舞女而作，雖從容亦何傷，況乎「山抹微雲，天黏衰草」，感慨身世，幽淒怨斷，與後主、韋相亦復何異！其詩回腸盪氣，直有得於騷雅，而元好問譏之。少游之時，君雖不武而時未大亂。好問值南渡之後，武仙、崔立，不擇人而噬，百姓重足而立，好問亦東依嚴實，乞命於黠裘之君，假息於崩角之帥，而可以女郎少游哉！

予於少游之書，尤喜讀進策三十篇，觀其所得，導源東坡，所見益卓。其論選舉與役法者，皆深造而有得，不爲世俗之言。邊防上下篇，雖賈誼、陸贄，何以尚之？西事既亟，宋人傾全力

以事關中，迄無所得。范仲淹世謂延邊窮塞主，韓琦以功名自期，然任福之敗，死亡近萬，琦雖以戒福輕進免罪，然聽孀妻孤子，哀號遍野，不能不盡然傷愧；梅堯臣讀孫子，踴躍奮發，其成敗不可知。獨少游持論：大興屯田，而分諸路之兵，歲必一出，如是三年，敵必大困。此真充國之遺計，破敵之上策。當時諸人，蓋無有出其右者。

少游已矣，遺編尚在，世必有能真知少游者。培均其爲嚆矢乎！一九八五年東潤序於師友琅邪行館。

前言

秦觀以詞名，一般學者只知他是婉約詞人的代表，而不知他在詩文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即使提到他的詩，印象上總以為是「女郎詩」，而不知還有其他風格的作品。至於文，則更少有人論及了。其實這是歷史的誤會。明人胡應麟說：「秦少游當時自以詩文重，今被樂府家推作渠帥，世遂寡稱。」^{〔一〕}可見他的詩文在宋代頗負盛名，只是到了後來才被詞名所掩。從宋刻本看，淮海集前後集共四十九卷，其中只有三卷是詞，其餘賦一卷、詩十四卷、挽詞一卷（以上為韻文），而以文為最多，共三十卷。此次將淮海集作了一次系統整理，鈎沉輯佚，辨偽存真，計得詩四百三十餘首（不含逸句和存疑之作），辭賦十篇，各種體裁的散文二百五十七篇。三者相加，數量大大超過了詞。因此這個集子連同前出之淮海居士長短句校注，基本上反映了秦觀作品的全貌。

一

南宋初年，呂本中已開始為少游作品大致分期。他在童蒙詩訓中說：「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派，與舊作不同。」以元符元年（一一〇九八）少游自郴州編管橫州為分界線，說明此

後的作品風格發生巨大變化。他的意見基本上是對的，但還不够具體和準確。

少游生於宋仁宗皇祐元年（一〇四九），卒於徽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享年五十二歲。其實際從事創作的時間若假定爲二十歲（熙寧元年）開始，那末至其壽終，最少經歷了三十二年。其中主要經歷了神宗、哲宗兩朝。這是王安石變法漸次失敗、舊黨重新走上政治舞臺又再次退出的時期。在這時期內，社會危機日益加劇，統治層的內部鬭爭也日益激烈。秦觀早期居家讀書，入仕之後捲入了這一漩渦，最後導致了遠謫嶺南死於藤州的悲慘結局。根據秦觀的生活歷程，他在創作上大致可以分爲前、中、後三個時期。前期從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作浮山賦始，至元豐八年（一〇八五）止，其中除了兩度漫遊、三次應舉之外，基本上是在家讀書，有時還參加輕微的田間勞動。兩度漫遊：一次是熙寧九年與孫莘老、參寥子同遊歷陽（今安徽和縣）之湯泉，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見遊湯泉記）；一次是元豐二年春搭乘蘇軾調任湖州的便船南下，省大父承議公與叔父秦定於會稽，郡守程公闢館之於蓬萊閣，從遊八月，酬唱百篇（見謝程公闢啓）。此外他還常到附近的揚州和楚州。三次應舉分別爲元豐元年、五年和八年。前兩次均未考中，但有詩篇反映了落第心情，記錄了往返京師的足跡。其間有對淮南詔獄二首，究竟所爲何故，現在還沒有足够的材料可資考證。總的來講，這一時期的紀遊之作佔壓倒多數，可以說是他創作上的發軔時期。

中期是從元豐八年考中進士開始至紹聖元年（一〇九四）止，其間經歷了整個元祐時期。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五月以前，詩人在蔡州教授任上，以後以范純仁、蔡肇薦，為太學博士、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歷祕書省正字、國史院編修。在京四年，詩人政治上曾兩次遭到打擊：一次是元祐三年（一〇八八）蘇軾與鮮于侁以賣良方正薦之於朝，未幾被斥回蔡州；一次是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七月，由校對黃本書籍遷為正字，因受洛黨賈易彈劾而罷。這兩次政治上的打擊，詩人並未直接發之於吟咏，僅在某些詩篇中作了一些曲折的反映。這一時期的作品篇章相當豐富，內容也較複雜，同前期相比，除模山範水之外增加了對政治的關心，可以說是他創作上的發展時期。

從紹聖元年（一〇九四）三月被放出京至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八月卒於藤州，是後期。這與呂本中的分期大體相符，但具體時間提前了三年。因為這是以詩人政治上遭受貶謫為斷限，而不僅是從地域上來劃分的。這一時期長達七年，照理作品應該很多，但如今僅存五十七首，如從元符元年過嶺後計算，則僅存三十三首，主要是因為詩人身處放逐之中，一方面有使者承風望指，嚴加監督，創作上沒有自由；一方面是住地不斷遷徙，即使有所創作，也容易散失。然而，儘管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但無論在抒情的深度上和藝術技巧上，都遠遠超過以前兩個時期，因此不妨說這是他創作上的成熟時期。

明確了秦觀詩的分期，便可對其思想內容與藝術風格作進一步探討。秦觀詩所涉及的內容較廣，在居住農村時，他寫了不少田園詩和閑適詩。秦觀家居高郵城東之武寧鄉，家境並不富裕，「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因此年輕時他曾從事一定的田間勞動，寫出了春耕秋收的艱辛生活，反映了官吏催租、農民困苦的慘痛現實。由於家中以農業收入為生活來源之一，他在詩中對農事表現出應有的關心。有時則安閑恬適，自得其樂，有時也有一些閑愁閑悶，感傷頹放。在他身上明顯地存在着一個生長於農村耕讀之家的知識分子特有的思想情操。

在漫遊歷陽、會稽以及揚州等地時，秦觀寫了大量的紀遊詩。像「草隱月崖垂鳳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和孫莘老遊龍洞），「宿鳥水干迎曉鬧，亂帆天際受風忙」（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都從不同角度攝下了大自然美好的丰姿，表達了詩人愉悅的心情。但漫遊並不全是樂觀的，有時也會遇到煩惱。次韻參寥莘老詩中有些筆墨頗與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相似：「我垣既已頹，我棟又以撓。豈無一木支，橫力難與較。」在大自然威力面前，他顯得軟弱無力。值得一提的是書上感懷道首七絕。元豐二年春，他赴會稽省親時，烏臺詩案發，蘇軾就逮。詩人趕回湖州打聽消息，沉痛地寫道：「七年三過白蘋洲，長與諸豪載酒遊。舊事欲尋無處問，雨荷風夢不勝秋。」詩人熙寧五年初訪孫莘老於湖州，熙寧七年又來此訪李公擇，至元豐二年又隨東坡至此，前後

三過，時間七年。詩以凝鍊和含蓄的手法，寄託了對往日歡娛的懷念，表達了對蘇軾冤獄的深切同情。

青年時代的秦觀，理想高遠，慷慨豪雋，立志獻身疆場，報效祖國。他曾對摯友陳師道說：「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立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熙寧五年，他才二十四歲，便滿懷熱情地寫下了郭子儀單騎見虜賦，稱贊郭子儀在回紇重兵包圍之中，「雖鋒無鏖鄒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元豐初，當史稱忠義之臣的曾孝序調守邊防之際，秦觀作詩相贈，表示「丹青儼不渝，與子同裳衣」（送曾逢原）。元祐初，他剛入仕途，就通過詩篇發表對邊防和外交的看法：「蝮蛇初螫手，壯士斷其腕。豈不悲毀傷，所恤在軀幹。西羌沙鹵地，置戍或煩漢。鷄肋不足云，阿瞞妙思算。」（和邢敦夫秋懷十首之五）雖不免書生之見，然惓惓心思，亦屬不易。元祐五年，林旦出使契丹，他在送林次中諫議詩中說：「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元祐八年，蔣之奇由戶部侍郎出知熙州，他在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中說：「瀚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其一）「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其二）詩中充滿了鼓舞鬪志收復失地的熱烈感情。當時與西夏、契丹所發生的戰事，是中華民族在融合過程中所必然發生的歷史現象，今天應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但是詩中的愛國思想作為一種

道德傳統，至今還是有一定教育意義的。

在秦觀思想中，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也有消極頹喪的一面。當他準備應舉以及仕途順利時，情緒較爲昂揚；而人生道路上一遇挫折，就變得悲觀失望，這與胸襟豁達的蘇軾相比，相差很遠。同時代人王直方批評他說：「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謂朝夕便當入館，步青雲之上，故作東風解凍詩云：『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已而久不見用，作送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滿青雲。爲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謂山谷也。說者以爲意氣之盛衰，一何容易。」又譏評其晚出左掖詩說：「作一黃門校勘而銜耀如此，必不能遠到。」三每當個人理想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秦觀就感到十分苦悶：「長安仕路與雲齊，倦僕羸驂不可騎。」一屠龍肯自羞無用，畫虎從人笑不成。」（次韻參寥）即使寄情山水，內心的悲哀也難以排解：「笑我徜徉吳楚間，經卷酒卮隨所遇。人生注意十八九，月得解顏能幾度！」（答朱廣微）在政治上遭受打擊之後，對現實尤爲不滿，對前途更喪失信心。自警詩云：「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生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被利名生怨隙。」他爲自己找尋了一條出路：「從茲俗態兩相忘，笑指青山歸未得。」似乎看破紅塵，超脫一切，然而一個政治上失敗者的悲哀，仍然蘊藏在字裏行間。

秦觀逃避現實的辦法是借助佛老，遁入虛無。早在元豐七年蘇軾薦秦觀於王安石時就說他「通曉佛書」，王安石答書也說「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秦觀自己亦云：「余家既世崇佛

氏「五百羅漢圖記」，「蹇吾妙齡，志於幽玄。」（遺孺鬼文）他生平喜與僧道爲友，釋子有顯之、參寥、辨才、平關黎，道士有陳太初、姚丹元、蹇朔之、虞安仁等。在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中，還諄諄囑咐說：「吳中多高士，往往寄老釋。……投閑數訪之，可得三友益。」這種信佛好道思想到了政治上遭到第三次打擊時，就更形發展。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用新黨，貶謫舊黨，秦觀出爲杭州通判，在赴杭倅至汴上作一詩中自慰云：「俯仰軀稜十載間，扁舟江海得身閑。平生孤負僧牀睡，準擬如今處處還。」貶監處州酒稅時，他經常到法海寺念經禮懺，抄寫佛書，這一時期的詩作中頗有抒發佛老思想的。在艇齋詩中，他明確地否定儒家，嚮往道家。精思一詩，更直接取材於抱朴子祛惑篇，反映了詩人遭受貶謫的處境，表達了追求仙境的幻想。詩中把政治遭遇與宗教思想糅合在一起，隱然含有不滿現實的憤慨。在五十歲生日那天，詩人在反初詩中回顧一生而寫道：「晞髮陽之阿，鋪飯太和精。心將虛無合，身與元氣并。陟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正顯示了他的思想歸宿。

在北宋表現嶺南生活的作家中，除了蘇軾之外，應推少游。他於元符元年自湖南郴州編管橫州，曾醉卧橫州海棠橋下祝姓書生家，寫下了自度曲醉鄉春，表現了「醉鄉廣大人間小」的避世思想。而寧浦書事六首則又把詩人拖回到了嚴峻的現實生活中。儘管他萬里投荒，但對元祐黨人的存亡絕續仍然寄予深切的關注：「洛邑太師（文彥博）奄謝，龍川僕射（呂大防）云亡。」

他日巋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他把自己的命運同幸存的舊黨人物聯繫在一起。蘇軾在長期貶逐中對南方漸漸習慣，說：「日瞰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秦觀到嶺南不久，也愛上了這片土地：「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煙嵐。」並且決心在嶺南終老一生：「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語言未免激憤，感情卻很深沉。因而在雷陽書事三首、海康書事十首中，他便帶着深沉的感情描繪了一幅幅嶺南人民的風俗畫：或祭供鬼神，鷄骨占卜以問病；或以鼓笛送葬，宰殺豬羊以驅疫；或在村墟趕集，售魚買布；或寫颶風怒號，墜戶採珠……用形象化的藝術手法，再現了嶺南地區的風物與歷史。

同淮海詞相比，秦觀詩中的愛情題材顯得太少，百不二三。較突出的僅墨莊漫錄所收的遣朝華三首，以及贈女冠暢師、賞餘曠有感等幾篇。可能他仍信守詩詞嚴分畛域的觀點，因此將愛情題材寫入詞中，而用詩來表現其他內容。即使在詩中寫到愛情，格調也很健康。

秦觀詩的藝術風格多種多樣，豐富多采，元好問以「女郎詩」一語概之，亦未免偏頗。其實「女郎詩」之說，也不自元好問始。早在元祐七年秦觀寫了西城宴集詩，王仲至和蘇東坡就曾摘出「簾幕千家錦繡垂」一句，讓之為小石調（詞）。所謂小石調者，旖旎柔靡之別稱也。至南宋放陶孫便在隱翁詩評中正式批評說：「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似乎已由個別辭語的笑謔發展為對

其整個詩風的評價。至元好問論詩絕句一出，八百年來耳口相傳，「女郎詩」遂成定讞。其實，在廣袤的詩國裏，應該百花齊放，異采紛呈。固然要有雄渾豪放、清曠華潤、嚴重高古的作品，但婉美旖旎的篇什，也自有其審美價值。歷代有成就的詩人，風格也往往不拘於一格。宋人黃徹云：「淮海詩亦然，人戲謂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太盛耳。子美并蒂芙蓉本自雙」，「水荇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坐添春」，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鍾宮邪？」（二七）以詩聖著稱的杜甫，號稱古文運動領導者的韓愈都寫了一些豔麗的抒情詩，爲什麼唯獨秦觀不可呢？

統觀全體，少游詩風雖有豔麗的一面，但在有宋詩壇卻自成一家，風格獨特。北宋經歐陽修領導詩文革新運動，平易疏暢自然樸實的詩風代替了浮豔華靡的西崑體。然而自此以後又出現了嚴羽所批評的「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的傾向（八），部份詩歌採用散文的章法和句式，大量地引用典故，發抒政論，宣揚哲理，往往因而沖淡了詩歌特有的抒情性和意境，削弱了詩歌的形象性和藝術感染力。而在秦觀詩中，這樣的弊病就不多見。在現存淮海集中，大約半數是古體詩。除了祝壽慶典、褒功頌德的少數篇什受到當時詩風一些影響之外，大都寫得形象鮮明，感情深厚，意境悠遠。如七古和王通 叟琵琶夢中「風驚玉露不成圓，一夜芙蓉泣秋月」等句，以物態象徵人情，清麗淒苦而又深沉婉篤。其春日雜興十首渾成質樸，清

潤凝重。第一首中的「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就是膾炙人口的名句，當時李公擇認爲「謝家兄弟（指謝靈運、謝惠連）得意詩，只如此也」〔一〕。他的紀夢答劉全美，繪聲繪影，描寫夢中見人闕殯，讀之令人骨竦神寒。如果說和王通叟琵琶夢一首寫夢醒之後是着重意境的話，此篇則主要刻劃夢醒之後的神態和環境。因此前人評曰「夢回景色如畫」〔二〕。他的七古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以梅擬人，寫作者對這一自然景物的詩意的感受，深刻地表現了寒梅的神韻，而不斤斤於形似。相傳王安石曾把它寫在扇子上（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而蘇軾則在和中作中贊揚說：「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以爲壓倒林逋，容或過譽，然而其藝術性之高卻是毋庸置疑的。宿金山詩爲紀遊之作，但秦觀避開了宋詩中常見的那種寫實手法，而是擷取了最富詩意的片斷，結合內心的感受加以描寫，讀之如飲醇醪，沁人心脾。明代批評家徐渭讀後，不禁嘆曰：「七言古，覺更公之所長！」〔三〕根據上述特點，可以說，秦觀以充滿生活氣息、富有生命力的詩作，給宋詩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

在淮海集中，也有爲數不少的近體詩，頗能寫難言之情，狀難繪之景。他那些遭人譏評的風格柔媚之作大都集中在近體詩中。如春日五首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被元好問批評過的那兩句「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遊鑑湖一詩，詩人玉屑也引雪浪齋日記說：「少游詩甚麗，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其實少游這後一句是從杜甫風雨看舟前落花

織爲新句詩中「偷眼蜻蜓避伯勞」化來）其餘像春詞絕句五首、牽牛花等，均屬此類，構成了少游詩歌頗具特色的一個方面。

從秦觀詩風發展過程作全面衡量，其前期主要風格當爲清新嫵麗。元豐二年，他的同門好友張耒說：「秦子我所愛，詞若秋風清。蕭蕭吹毛髮，肅肅爽我情。精工造奧妙，寶鐵鑲瓊。」（寄答參寥五首之二）元豐七年，王安石答蘇子瞻薦秦觀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讀其詩，手之而不釋。」秦觀詩不僅得到自己的師友蘇軾和張耒的贊賞，而且深受王安石、葉致遠這兩位政見不同而負譽文壇之人的推重，主要是因爲它的藝術性較高。例如他的納涼詩，以自然清麗的語言，寫閑雅恬適的情致，讀後令人產生心曠神怡的美感。他的還自廣陵四首以及越中所寫的一組紀遊詩，也都富有這樣的特色。像荷花一首，不僅描繪了雨後荷花的娟淨，而且借以抒懷人之思，寓不遇之感。從荷寫到美人，因爲二者都具有美豔的特質，因此自然貼切，再從美人寄寓詩人身世之悲，則荷又符合美人芳草的比興傳統。以風格而言，這些詩歌，語言婉麗，意致淡遠，它與南北朝時期的鮑照、謝靈運又十分接近。

秦觀後期作品由清新嫵麗漸趨嚴重高古，這不僅和他的生活遭際密切相關，也是和詩人藝術經驗的日益成熟分不開的。如海康書事十首中的第二首：「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巖岑。終日

數椽間，但聞鳥遺音。鐘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雖也寫景，卻少雕績，雖亦抒情，卻少做作。在工整凝鍊的詩句中，反映了一個逐客的孤寂情懷。同前期春日雜興中某些篇什相比，內容迥異，而藝術上的嬗替痕迹，似仍依稀可辨。不管詩風如何變化，但都表現了一定環境中一定的思想性格。他的女婿范温在潛溪詩眼中說：「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三這些話並不是針對乃岳而言，但很符合少游的創作道路。少游前期作品雖有一些不免綺麗，然皆「當於理」，故亦「同入於妙」，後期作品逐漸老辣，卸盡鉛華，直抒胸臆，更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少游若無遠谿嶺南的痛苦遭遇，當不會寫出這樣的作品。

張耒、晁補之曾經說少游「詩如小詞」二。在各類文體中，詞是一種最富音樂性的抒情詩體，以描寫日常生活和個人內心細微的感情活動見長。少游擅場填詞，勢必在不知不覺中以填詞的手法作詩，故其詩感情色彩特別濃厚。許彥周詩話云：「詩壯語易，苦語難。」少游不善壯語，而工於苦語。讀了他的一些抒寫哀情之作，往往令人潸然淚下，其中尤以自作挽詞為最。詩人在序中說：「昔鮑照、陶潛自作哀挽，其詞哀。讀予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此言並非誇飾。相傳元符三年東坡自海南過雷州，少游出示這首挽詞，東坡撫其背曰：「某嘗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二後來黃庭堅讀了也感動地說：「可為貫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三釋惠洪評

此詩說：「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二)

在寫景狀物方面，少游具有特殊的才能。東坡曾稱贊他說：「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三)如他寫傲慢僧人：「坐客一語不入意，目如明星視飛鳥。」(送僧之保寧)寫衰老的道士：「背因書字曲，髮為注經華。」(送陳太初道錄)都很準確、鮮明地抓住了人物各自的個性特徵。有時他能借助客觀景物把感情寫得細緻入微：「兒輩未來鉤箔坐，長春花上雨如絲。」(與國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秋日三首之二)有時他能抓住一剎那的動作寫出無限詩意：「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為羣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忽聞冰響一齊飛。」(還自廣陵其四)「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秋日三首之一)在贈女冠楊師中，詩人非但刻劃了一位清麗不俗的女道士形象，而且感情寫得十分含蓄。其結尾云：「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無疑是運用了填詞中以景結情的手法，因而留有無窮餘味。近人陳衍在宋詩精華錄中指出此詩：「末韻不著一字，而濃豔獨至。」桐江詩話以此道姑為神仙中人，殆不虛也。」這個評價可謂揭示了其中的妙諦。

當然，秦觀詩歌並不是沒有弱點的，宋人詩每因用事用典過多，致傷詩情，他的詩有時也不能免。如五言排律次韻華老、鮮于子駿使君生日、正仲左丞生日，都用了很多典故。進南郊慶成

詩五言二十韻，次韻蔣穎叔南郊祭告上清儲祥宮詩五言二十六韻，中間幾乎句句用典，字字有來歷。按當時標準，用典是這類詩歌所必要的，楊萬里曾說過：「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二〇〕}鋪陳典實，固然古色斑斕，然過於堆砌，即枯燥無味，晦澀費解，有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對於這類作品，許彥周詩話嘗「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用語雖尖刻，道理卻是對的。不過，少游詩中這些問題，並不代表他的主流。

二

秦觀的散文也有很大成就。蘇軾不止一次地稱贊說：「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二一〕}「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臺臺為來逼人矣。」^{〔二二〕}他擅長各種文體，依淮海集原來的分類，計有進策、進論、論、傳、傳說、表、啓、簡、文、疏、誌銘、贊、跋、狀、書、記、序、雜文等十八種，就內容而言，其中以政論、哲理散文、游記以及部分小品更為出色。

元祐三年，秦觀應制科（即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進策三十篇、論二十篇，序一篇。這都屬於政論。少游的政論寫得很活，深受東坡影響，尤其注意聯繫當時的社會現實，較少作者生之空談，因此深得前人贊許。近人林紆曾說：「實則學東坡之似者，無若少游」，而「策論，則與東坡同一軌轍」^{〔二三〕}。他和東坡都是看到北宋經歷王安石變法之後舊黨重新執政的一些弊端，因

而通過策論提出自己的政見，以期補苴罅漏，鞏固趙宋王朝的統治。他的策論是認真研究了歷史經驗，觀察了社會現實，從政治、經濟、軍事乃至人材等各個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見解。談及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國論、主術，以及治勢上下篇、法律上下篇。哲宗嗣位之初，起用司馬光、呂公著為相。新黨人士，俱遭黜免。神宗時一切新法，盡行罷去。因此社會上有人議論，說哲宗「違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不符合「父作之，子述之」的傳統。秦觀不同意這種看法，竭力支持舊黨的做法，建議哲宗效法盤庚和武王，「託於詞令，丁寧而告於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國論）。在治勢下篇中，他提出「御天下之術」，要審時度勢，寬猛相濟，「邊遽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對於王安石變法，因為彼時他年紀尚輕，未及著文發表意見。在他的詩歌中，也祇是通過對舊黨人物如傅堯俞、李公擇、孫莘老的悼念，抒寫了一些同情舊黨不滿新黨的情緒。此時在策論中則有機會發表較為系統的看法。他對於王安石變法之後國家尊重法律、輕視詩書表示異議。還尖銳地批判法家，說：「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法律下）其言當為有感而發。對免役法與差役法，這時朝中有兩派意見，哲宗即位以來，三年爭論不休。秦觀既不反對免役法，也不堅持差役法，而是建議「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同上）。可見他在新舊黨鬪爭中，也採取過折衷的態度。

如前所述，秦觀是愛國的。在他筮仕之初，北宋與契丹、西夏的關係仍十分緊張。先是元豐五年，高遵裕攻靈州不下，既而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兩役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損失無算。元祐元年，夏主秉常又遣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宰相司馬光不敢反抗，竟欲並棄熙河，幸賴安燾固爭，孫路婉勸，這一政策才沒有實現。在此背景下，秦觀起初雖在和邢敦夫秋懷詩中擁護過司馬光的主張，然而此時上將帥、謀主、奇兵、兵法、邊防諸策，完全是出於加強防務、保衛北宋江山的一片忠心。他提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便宜從事。」（將帥）宋代鑒於唐代藩鎮之禍，自太祖立國，杯酒釋武將兵權，純以文官領軍事。至神宗時又以為沒有勝任帥職的人選，久不設統帥。秦觀不願傳統制度，根據形勢需要，提出以「材兼文武」者爲將帥，應該是一個大膽的建議。在將帥之外，他還提出以「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謀主）謀主與將帥通力合作，就能取得戰爭的勝利。這樣的主張，應該是可行的。

宋人對待西北二邊的政策是：北邊對遼每年納幣七十餘萬，求得和平相處，西邊對夏人用兵，每年耗軍費四百餘萬。大臣們對此有兩種看法：一種主張「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爲熙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一朝而省」，一種主張「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熙河，自爲內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邊防上）秦觀初時也曾主張割棄西北土地，與前一種主

張相合，時隔一年，他就改變了看法，提出輪番出擊，務在擾亂對方，消耗羌人有生力量，目的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方針（邊防下）。這同現代有些戰術相比，幾乎有某種相似之處。北宋統治者倘能採納，付諸實施，未必不能收到一定效果。

在財政經濟上，秦觀也有一些設想，比如軍隊採用漢代趙充國的屯田制，政府在各州設一勸農官吏，督促農業生產。這一套辦法雖非獨創，但他企圖挽救積貧積弱的北宋經濟，用心是良苦的。

無論何種政策，關鍵在於由什麼人去執行。因此秦觀在任臣、人材等篇中對用人問題發表了議論。他首先批評朝廷在用人方面「未能去用親之嫌」，受時輩推重的奇材異行，一涉大臣之親，便不敢援之以進。因此他主張「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任臣上）。這些說法很可能是為正在興起的朋黨之爭製造輿論。他還批評朝廷罷免官員，極為輕率，「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他認為應該具體問題具體處理，「一二人不稱職者，一則去其一二人可也」，不必「空臺省而逐之」。這也是針對北宋王朝以簡單化方法處置新舊黨人物而言的。那時新黨執政，則舊黨全遭罷免，舊黨上臺，則新黨又皆被黜逐。這種「空臺省而逐之」的辦法，秦觀是竭力反對的。他還把人材分為成材、奇材、散材、不材四種，主張量材錄用，人盡其才，對於奇材異能，則尤所深惜。明人徐潛看到他關於奇材的議論，特作眉批贊曰：「重奇材是

大旨。〔三〕他的朋黨論，是同人材說直接攸關的。他認為朋黨是人類生活中的必然現象，「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朋黨上）意即只要這個朋黨是君子之黨，其政見是正確的，就應該信賴、重用，而小人所組成的邪黨，則應在排斥之列。在朋黨下篇中，他實際上已站在蜀黨立場上，對洛黨展開了批判。此次進策之所以未得採納，可能同這些論點有關。洛黨朱光庭等既於元祐元年底密疏彈奏蘇軾策題不當，又於元祐五年五月對秦觀之除太學博士進行政訐，這與所進策論不能沒有關係。

秦觀的策論，都是優美的政論文。他文筆犀利，說理透徹，引古證今，富有說服力與感染力。黃庭堅在晚泊長沙示秦處度范元實詩之四中說：「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筆墨深關鍵，開闔見日星。陳友論斯文，如鐘磬鼓笙。」在與秦觀書中也說：「至於議論文字，今日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張耒卻不以此自居，仍然推重秦少游和晁无咎，他在贈李德載之二中說：「秦文精藻舒桃李，晁論蟬蝶走金玉。」呂本中紫微詩話還引他的話說：「少游生平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陳師道也稱譽說：「魯直長於詩詞，秦晁長於議論。」（答李端叔書）蘇門這些學士好似選舉一般，大都投秦少游的票，說明他的議論文字確實寫得好。

秦觀策論結構嚴密，章法井然。如主術一篇，作者首先揭示人主之術主要在於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這是一篇的主腦。然後他從用人的角度着眼，說明人有智愚賢不肖，「人主

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進退百官，不可能不亂。那麼怎麼辦呢？於是他又拉回本題，說明必須依靠政事之臣作爲股肱，議論之臣作爲耳目。至此話似說完，忽又宕開一筆，從反面加以論證：一方面舉漢成帝寵信王鳳、唐明皇專任李林甫爲例，說明單用政事之臣的弊端；一方面又舉漢武帝重用嚴助朱買臣等、唐德宗重用李齊運裴延齡等爲例，揭示單用議論之臣的害處。使人感到殷鑒不遠，心悅誠服。說到這裏，作者便從正面作出結論，指出本朝的仁宗，既能使「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又能使「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故「兩者之勢適平」。最後點出一篇的宗旨是「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全篇起承轉合，起伏跌宕，縱橫捭闔，層層深入，在古代政論文中，實爲罕見。

然而少游的策論也不定於一種模式。他能根據內容的需要，選取不同的表達方法。如袁紹論主旨在於說明不能殺士。袁紹雖在官渡敗於曹操，然尚佔有冀州，南據黃河，北阻燕代，形勢猶爲有利。可是因爲殺了田豐這個謀士，便失掉天下。這篇文章的結構純爲主題服務，「文隨起隨結，氣定神閒。末段奇峰陡起，始折入田豐，氣力極偉！」（三）讀完之後便會留下強烈的印象：士不可殺，殺士則失天下。他的序篇，樸實與衍，詞約義豐，「文法古健如老子」（四）。他的謀主，廣譬博喻，含義深刻，「此文純學孫子十三篇」（五）。有的鋪陳排比，氣足神完，就像賈誼的過秦論，因而呂本中稱「其文字乃自學西漢」（六），有的比喻準確，說理透辟，文風如同莊子。

如在人材一文中，他以各種不同的木材比喻各種不同的人材，借以說明量材錄用的道理，批判浪費人材的現象，委婉曲折，深入淺出，使聽者既易明瞭，又易接受。秦觀不僅善用比喻，而且會講故事。例如在當局徘徊於免役、差役之間而莫衷一是時，他在論議上篇中，巧妙地以楚人修建房屋爲例，提倡拆掉兩所舊房，取其可用之材，另建一所新房。以之說明廢除差、免二法，另訂元祐役法。姑不論其說正確與否，但這種娓娓動聽的表述方法却是極爲高明的。我們讀了這些政論文，毫不感到枯燥，倒像讀了一些抒情散文。無怪乎前人對他的策論評價極高，說是「至於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贄爭長，沉味幽玄，博參諸子之精蘊，雄篇大筆，宛然古作者之風」(註)。

在秦觀的策論中，也涉及文藝思想。他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影象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論議下)短短一段文字，把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發展的歷史，作了高度的概括。雖然不少觀點來源於詩大序及漢書藝文志，但他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反對形式主義、譁世取寵的文風，態度還是積極的，當是針對宋初西崑體的餘風